

《箴言集》導論

Katherine M. Hayes 著；活水編譯小組編譯

本文摘自「活水聖經詮釋系列舊約卷十八」，編譯自 Katherine M. Hayes, “Introduction”, *Proverbs* (Collegeville, Minnesota: Liturgical Press, 2013), pp.5~13。誠如作者所言，《箴言集》代表著人類持續追求在世的存在方式，即賦予生命和成果豐碩的人生。它在各種情況中，給予人亮光，並時時刻刻讓人意識到天主的臨在和參與。智慧要求我們盡心努力；本書也邀請我們成為智慧的門生，戮力明瞭我們生活的時空，並在環境改變中做好明智的選擇。

《箴言集》一書的目的和特質

把「箴言集」這個中文名詞（英文的 *proverbs* 這個字亦然）當作書名，難免給人的印象會是一本質樸簡單、索然無味的勸言書。其實，在希伯來文裡，與「箴言」相關那個字，更正確的譯法是「值得記住的格言」（memorable sayings），中文書名更好稱作《珠璣集》。這本書類似《莎士比亞智慧文選》，或是《日本俳句詩集》。《箴言集》的作者觀察生命有細緻的描繪：有的像詩，有的寓意，有的多面向，有的趣味性，或有意義深遠的諷喻。他們的談話會讓讀者更清晰思考不同幅度的人生和面向。

《箴言集》這本書的目的，在〈序段〉（箴一1~7）裡有所說明：這類的思考，能讓我們深入瞭解所處的世界，並指引我們

生活。本書內各樣經句都是以教導方式陳述，易讀、引人深思，增加智慧，終能提升我們生命的品質。

《箴言集》書中教導讀者的，是總體的智慧。它概括了實用面、心理面、倫理面，從個人生活管理、和他人相處，甚至到治理國政都在內。它處處提醒我們：只要我們敬畏天主，我們就會覺察祂的臨在，祂是生活的天主（箴一7，九10，廿一30）。

像是在舊約法律和先知書裡闡述的，《箴言集》也有相同的特性，就是在義人和惡人之間有明顯的對比。它清楚地指出不當的行為：作假見證、奸淫、忤逆父母、行賄、買賣欺詐、剝削或冷漠對待窮人、行不合規矩的禮俗。它也從不同角度陳述這些行為造成的後果。《箴言集》的經句也不僅限於此，它還談到鄰居關係、婚姻關係、子女教養、談吐、友誼、工作、情緒和個性。它真是涵蓋了全部生命的品質。

從這些經句表達的範圍，可以看出作者瞭解個體生命和社群生活之間的整體關係。個體的行为影響社群的品質。當每個人活得夠熱忱，並懂得跟他人和諧相處，這個社會就會安定繁榮。同時，個人生命的發展模式，也會受到社群對其決定和行動的回應所影響。如果兩者間常起衝突、如果他們恣意妄為或僅是誤導而失能，那麼這人終將面對阻力，給人負面的觀感。因此，尊榮名譽為一個人很重要，它能夠帶來別人的信任和善意，如果一個人想要有所成就並傳給子孫，這些品格極其重要（箴廿二1）。總之，《箴言集》可被視為帶領人們，特別是年輕人，如何善度人生的指南。這本書裡有些觀察和勸言會受限於

當時的文化背景，但大致上所言皆是一般人性上的情況。

《箴言集》一書的結構

本書的總標題雖稱「撒羅滿的箴言」(箴一 1)，但實際上，它包含了其他作者的作品，大致可分成以下九個單元：

箴一 1~7	序段
箴一 8~九 18	緒論
箴十 1~廿二 16	撒羅滿的箴言
箴廿二 17~廿四 22	智者的訓言
箴廿四 23~34	智者的其他訓言
箴廿五 1~廿九 27	撒羅滿的其他箴言
箴卅 1~33	阿古爾格言
箴卅一 1~9	肋慕耳格言
箴卅一 10~31	賢婦讚

本書整體結構又可劃分成三大部分：前頭的〈引言〉(箴一~九)；中間的「核心格言及教導」(箴十~廿九)；最後以「感想和一首詩歌」做〈結語〉(箴卅~卅一)。「引言」為本書格言鋪陳了寬廣的智慧框架；〈結語〉也回應這個框架：「最後的詩歌」又將說過的智慧之言，具體表現在一位賢婦身上。

《箴言集》的作者和起源

從《箴言集》中個別作品的不同標題看來，它們來自不同

的出處。箴廿五 1 提到「以下也是撒羅滿的箴言，由猶大王希則克雅的人所蒐集」。這位編者是活在撒羅滿身後好幾百年的時代，這說明了它是經過很多年代的收集、編寫而成的作品。本書開頭宣稱撒羅滿是全書的作者，因為傳統上都希望將這些作品置於一位明智又公義的君王的名下。他曾說過三千句箴言（列上五 12）。我們瞭解這樣的說法，但這不是事實。

因為《箴言集》裡的經句闡述基本的人生情況，它很少提及作品本身特定來源的線索。一些學者認為：書裡提到父母的角色，以及父母對於孩童的教導，都是在家裡孩子還小的時候（箴廿三 22、25，廿九 15，卅 17，卅一 1，並參：箴一 8，四 3，六 20）。書裡提到君王的角色，是在君主政體的架構下（箴十四 28，十六 10、12~15，廿 8、26、28，廿一 1，廿九 4、14），就像是箴廿五 1 提到的希則克雅王。

《箴言集》這本書文體優雅，裡面口語化的經句不像只是蒐集來的，很可能還是被宮廷內的經師精選和改寫過。這些經師一定經過文學的訓練和陶冶，並且也熟悉其他文化和語言，他們很可能於放逐巴比倫之前在宮廷中服務（亦即：希則克雅的僕人）。有些經句也只有他們這些在君王身邊工作的人才寫得出來（箴十四 35，廿二 11、29，廿三 1~8、10~11，廿四 21，廿五 1~7、15）。因此，蒐集並且撰寫這些智慧之言的事工，實在不太可能追溯到、或僅限於主前第十世紀撒羅滿為王的時代。

以色列人被放逐以後，經書抄寫工作大約就限於聖殿及經師的學校。《箴言集》前頭的〈引言〉（箴一~九）及最後的〈結

語〉(箴卅~卅一)，可能都是放逐巴比倫歸來之後再加上的。

有些學者認為，早期蒐集到的經句，連同其他文學作品，都在以色列訓練經師的學校裡，被用來傳誦、並教導年輕人準備將來做領袖用的。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經師學校，至今仍然保有這些文獻。當時，在這些學校的環境，抄寫和背誦箴言經句對學生的人格陶成和文學程度都有影響和貢獻。在以色列的學校裡，這樣做，確保了世代以來這些智慧寶庫的承傳。

《箴言集》的文學類型

《箴言集》這本書中的智慧之言，以下述三種文學類型來被頌讚和教導：(1) 直接教導；(2) 智慧詩歌；(3) 格言。下面就列出每種文學類型的例證：

(1) 直接教導——箴廿三 19~21

我兒，你要聽話，作個明智人；

且要引領你的心走上正道。

貪嗜酒肉的人，不可與之來往；

因為嗜酒貪食的人，必陷於窮困；

貪懶好睡的人，必衣著襤褸。

(2) 智慧詩歌——箴三 16~18

在她右邊是延年益壽；

在她左邊是富貴榮華。

她的道路是康樂之道，

她的行徑是一片安寧。

她為掌握她的人，是一株生命樹；

凡堅持她的，必將納福。

(3) 格言——箴十四 15

幼稚的人，有話必信；

明智的人，步步謹慎。

「直接教導」是以命令式的勸言出現：或是正面的鼓勵，或是負面的申誡。像是上面第一個例子，開始直接稱呼「我兒，你要聽話，要引領你的心走上正道」，接著勸說「不可與貪嗜酒肉的人往來」，然後解釋原因：「因為嗜酒貪食的人，必陷於窮困」。箴一～九裡的父母訓令，就是這種勸言形式的直接教導。類似的還有智者金言（箴廿二 17～廿四 22）及肋慕耳格言（箴卅一 1-9）。這些指示直接講明，要讀者採取某種特定的行事軌道。這樣的勸說，也取決於發言者（多半是父母）的語氣和說服力。

以「智慧詩歌」的文學類型來頌讚智慧，確實是有其獨到之處。這類「智慧詩歌」都像上述的第二個例子一樣，跟父母的勸言編纂在箴一～九裡。在這些詩歌裡，智慧常以女性的身分出現（例如箴三 16「在她右邊是延年益壽」）；其中最後一章的賢婦讚（箴卅一 10-31），是為智慧婦人最好的體現。這些詩歌表現出的語調、原貌，及其宇宙性辭句，在在都提醒讀者：追求智慧就是人生的道路。

「格言」是《箴言集》中的第三種文學類型。「格言」是以一行、或兩個半句式的警語出現，如上述例 3（箴十四 15）；但有些也以「數字格言」的多重句詩體形式呈現（例如：箴卅）。「格言」是從希伯來文 *marshal* 這個字翻譯過來的，表示這種文學

類型確實是猶太文化中的常態，舊約中有很多地方出現過（例如：撒下廿四 14；則十七 1~10；耶廿四 9；戶廿三 7~10）。如上所示，「格言」可能最好理解為「值得背誦的話」。

格言和教導不同，並不是明顯直接的教誨，而是提出人性的簡單描述。格言常把人的行為（例如：幼稚的人有話必信，明智的人步步謹慎）來做對比，也常常把某些行為及態度造成的後果做比較。格言就是用這方式提供讀者精神食糧。

《箴言集》是以詩歌文學的型態展現。寓意的文辭是詩歌的特性，其中形象、隱喻、對話、擬人化、諷喻，這些特性都被豐富地運用在作品當中。至於詩歌的結構，《箴言集》中也都充分運用希伯來詩歌中「對應」(parallelism)的特性。作者將詩句分成二或三部分，彼此呼應，相互彰顯。上述的第一個例子，其中一半的詩句呼應另一半，這就是所謂的「相似對應」(Synonymous parallelism)。上述的第三個例子，其中一半的詩句和另一半有相反的對比，這就是所謂的「相反對應」(Antithetic parallelism)。上述的第二個例子，其中一半詩句補充另一半，讓整段詩歌講述更加完整，這就叫做「合成對應」(Synthetic parallelism)，這種句法順其自然而又無須前後對應，往往讓整個詩歌更容易做好轉合。

說教但不失風雅的格言

《箴言集》裡多半是兩段式的格言，這裡有必要簡短地說明一下它的表達和教導方式，這有助於對全書的瞭解。首先，

這些格言代表一種特別精簡的詩歌形式。它並不闡述或解釋，因此，這些簡潔的詩句特別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。它在讀者腦海中升起的圖像非常鮮明，並且可以引起多重的聯想。例如上述第三個例子：「明智的人，步步謹慎」，其中的圖像十分突顯。由此觀之，《箴言集》裡的格言有點像日本十七音節的「俳句詩歌」。

其次，很多格言運用具有詩意的複句，由此把對比襯托出來。上述第三個例子的「相反對應」，使得對比更加強烈。不過，有些格言還包括了其他形式的對比。譬如「更好」的格言（“better than” sayings）是比較前後兩種情況，宣稱前半部的情況比後半部更好（箴十五 17，十六 8、32，十七 1，十九 1，廿七 5，廿八 6）。「真福」的格言（“happy are” sayings）是比較有福的事和有禍的事（箴十四 21，十六 20，廿 7，廿八 14，廿九 18）。「憎惡」的格言（“abomination” sayings）說明某些行為模式是天主或是人們所憎惡的（箴十一 1，十五 8，廿一 27，廿八 9）。

「就如」的格言（“Like” sayings）用兩組半句將事情陳明出來（箴十 26，十一 22，廿五 11~14、18~20，廿六 1、8~10，廿七 19，廿八 15）。有些格言也不一定用到「就如」這樣的連接詞，就把事情陳明清楚了（箴廿六 7、14，廿七 17~18、20）。很多格言也用明喻或隱喻來表達（箴十六 31，十七 8，十八 8，廿 1、27，廿一 1，廿二 4，廿五 4）。在所有這些提到的例子裡，格言教導讀者去思考這些對比事物的關聯性，它們可能有所不同，也可能更好或更差。當這些思緒在心裡反覆，我們對於事情的瞭解就可以更加寬廣。

《箴言集》裡每一個格言都可以引發我們的思緒及聯想，也可將它們當作短詩來誦讀。《箴言集》裡大部分的經句都沒有明顯的先後秩序，如果分段來沉思默想也是可以的。或許我們也可以這麼想，既然這些格言經句被收集編纂成一個完整的作品，當我們讀的時候，也會很自然地將它們連貫起來。其中有些觀點也許會有些抵觸，我們不必驚訝（如：箴十 10 與十一 12：十 15 與十一 4、28；十一 15 與十一 24-25；廿六 4-5；廿八 1 與廿八 15）。因為大部分的經句都是對於某些人生經驗有特別的領悟，作者並無意涵蓋所有複雜的人生景況，或是排除其他的角度來洞悉人生。

反而，他讓讀者自己衡量不同的觀點，將它們適當地用在不同的景況中。例如：何時該規勸（箴十 10）？何時該沉默（箴十一 12）？何時財物對安定生活是必要的（箴十一 15）？何時不該過分信賴財物（箴十一 28）？將這些個別的格言收集一起，可以讓讀者作第二層次的比較。

這樣的比較，不論是相似或相反的格言，都可以加增讀者的智慧。有些經句重複（箴十八 8 和廿六 22；十九 5 和十九 9；廿 16 和廿七 13；廿一 9 和廿五 24；廿二 13 和廿六 13）。還有些經句，用不同的文詞和描繪來表達類似的觀點。這些重複使用的模式，可以加深印象，幫助讀者在心中塑造一個智慧的輪廓，以便善度生活。

《箴言集》中智慧的特性和限度

《箴言集》中的智慧是樂觀的。它的基本前提認為人生是由許多不同的選擇組合而成；這些妥善選擇的能力，是可以經由學習而獲得。當讀者留意父母的教導，並且思索這些格言指明的行為和其結果，他就能夠更清楚看到現實生活和妥善選擇，可以分辨出適切持久的價值，也有能力周密思考以應付生活中各種狀況。這樣的結果自然是獲得無價的幸福。箴十九 8 這樣說：「獲得明哲的，必愛惜自己；珍惜明智的，必覓得幸福」。箴廿四 13~14 會讓靈魂覺得甜蜜並且有希望：

我兒，你要吃蜜，因為蜜好：

蜂房的蜜，香甜可口。

對你的靈魂，智慧也是這樣：

你找得了她，必有好前途：

你所希望的，決不會落空。

箴一~九進一步聲明：如果一個人相信智慧帶來的保證，並且敞開心胸來學習，智慧就會停留在他心中，指導他的行為，避免犯錯誤入歧途（箴二 1~22，三 21~26）。智慧終究會成為一個總體的習性，它的效果超越個別美德的總和。事實上，它是來自天主的超性品質（箴二 6，八 22~31）。在箴八~九中，智慧以婦人的身分出現，顯示她喜歡和人們同在，並且喜歡做人類親密的伴侶（箴八 17、31，九 1~6，並參：七 4）。

愚人就是那些不懂得追求智慧為伴、拒絕幸福的人。他們可能是幼稚無知的人，可能是偏行己路的愚鈍之人，也可能是

不想改變的驕傲之人。愚人走向煩擾困境，因為他們不接受智慧所承諾的保護和臨在。

《箴言集》要讀者注意：從默想傳統教導及智慧中，來學習超乎我們經驗之外的能力，就是天主的德能。這本書雖然主要不在關心那些超乎我們理解、想像，或似乎與我們的選擇無關的生活情況，但是也有經句描述這類情境。有些就不談人類的智慧，而從人類經驗的延伸說到最終天主的角色。例如：

人心裏都策劃自己的行徑：

但他的步伐卻由上主支配。(箴十六9)

或

世人的腳步，由上主支配：

人哪能了解自己的道路？(箴廿24)

《箴言集》內還有其他的經句，提供了當時存在的一些社會現狀，例如：憂愁和悲傷(箴十三12，十四10、13)；對於窮人的壓迫(箴十三23，十四20，十八23，十九7，廿八3)；君王的暴戾(箴廿八15~16，廿九4)；賄賂進讒言的誘惑(箴十七8，十八8)；愚人的行為(箴廿六11)。這些觀察似乎說明對於當時實際現狀的接受，而非預先提醒做什麼選擇。然而綜觀《箴言集》這本書的整體教導，這些對於社會現狀觀察的經句，可以被視為對讀者的挑戰，要他們體驗並深思如何明智地生活。這樣的挑戰在《約伯傳》和《訓道篇》兩部書中有更深的著墨。

《箴言集》中的性別

《箴言集》中明指或隱喻的性別，幾乎都是男性。作為整部書文學架構的箴一～九，其中有十篇父母的勸言，他的發言者就是對兒子講話的父親。在箴一 8 及六 20 兩節中，父親的確也引用母親的話為她代言。我們也可以認為他為祖傳的智慧發言，講給下一代聽。這裡只有兒子的身分被認為是智慧的新手。作者長篇累牘，而且又不斷地警告他不要和別人的妻子犯奸淫（箴二 16~19，五 1~23，六 20~35，七 1~27），對於這種蠢事的觀點也被清楚地描述。

箴十～廿九在說明父母培養子女的角色（箴十 1，十五 20，廿三 22，廿九 15，卅 17）。「肋慕耳的格言」（箴卅一 1~9）進一步指明，是他母親教給他的。在這最後一章裡，母親的教導平衡了本書一開頭用父親的角色所做的訓言。然而，整體來說，主體的部分還是以男性角色為重（箴十一 16，十五 25，廿三 25b，廿九 15，或許還可加上：箴卅 23），這些在提到娶妻（箴十一 22，十二 4，十八 22，十九 14）、婚姻（箴廿一 9，19，廿五 24，廿七 15~16）和奸淫的危險（箴廿二 14，廿三 27~28，卅 20）的格言時，特別清楚。肋慕耳王的名字被提出是受教於母親，則是另一個例子。

有些觀點中存在著歧異，可能和經師圈中對於傳統智慧的文學表達，以及在經師學校裡的實際作法，有直接關係。因為經師的職分僅限於已經長成且有學識的男人，而學校所訓練的是男孩或男性青年。前面也提到過，很多學者相信《箴言集》經句裡期許的人格陶成，是針對在家中的所有孩子，不論男女。

《箴言集》中多數未明確顯示性別的經句，其觀點男女都適用。將智慧擬人化為婦女、〈引言〉（箴一～九）中提到的伴侶，以及書中最後提到的賢婦讚（箴卅一 10~31），這些都可能是作者有意激勵男人們的想像。同時，這做法對今天那些追求智慧的女性讀者而言，也一樣有效。

《箴言集》的今天和明天

《箴言集》代表著人類持續追求在世的存在方式，即賦予生命和成果豐碩的人生。它在各種情況中，給予人亮光，並時刻刻讓人意識到天主的臨在和參與。英國樞機主教紐曼在一篇題名〈大學是什麼〉（"The Idea of a University"）的演講中，重申知識的追求反映出這種有意識的整合：

雖然我們會逝去，但藉著善用世物，我們可以到達天堂。我們修德成聖不是要去除什麼，而是要在我們的本性上加添一些超性的成分，並且目標指向高處行。

《箴言集》這本書告訴我們，追求智慧所必須有的各自努力。總之，智慧就是盡心努力。《箴言集》中無論是格言、教導或詩歌，都在邀請我們成為智慧的門生，繼續努力瞭解我們生活的時空，並在環境改變中做好明智的選擇。智慧的價值是不會改變的：「她為掌握她的人，是一株生命樹」（箴三 18）。《箴言集》為那些真誠的追求者打開了這樣的可能性。